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四期

目 錄

- 古饕餮民族考 楊 希 枚
- 僑生對傳統婚姻及家庭的態度 李 亦 園
- 密克羅尼西亞雅浦島的嬰兒陶罐埋葬風俗
和壇形墳墓 鮑 克 蘭
- 臺灣高山族簡略生命表 王 人 英
- 古代鳳凰與今南洋風鳥的研究 周 自 強
- 港口阿美的年齡組織 阮 昌 銳
- 埃及金字塔與中國古王陵 凌 純 聲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秋季

臺 灣 · 南 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四期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八十元，國外美金四元。零售每本新臺幣四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4.00 a year.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輯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AGENTS	大陸雜誌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CHINESE MATERIALS &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3 Alley 4, Lane 27, Jen Ai Road,
Section 4, Taipei (P. O. Box 22948)

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E
(Chi Cheng Book Co. 580E,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海風書店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
一丁目五六番地

ORIENTALIA BOOKSHOP, INC.

11 East 12th Street, New York 3,
N. Y., U.S.A.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秋季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四期

目 錄

古饕餮民族考·····	楊希枚···	1
僑生對傳統婚姻及家庭的態度·····	李亦園···	34
密克羅尼西亞雅浦島的嬰兒陶罐埋葬風俗 和壇形墳墓·····	鮑克蘭···	40
臺灣高山族簡略生命表·····	王人英···	41
古代鳳凰與今南洋風鳥的研究·····	周自強···	81
港口阿美的年齡組織·····	阮昌銳···	123
埃及金字塔與中國古王陵·····	凌純聲···	18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秋季

臺灣·南港

古饕餮民族考

楊 希 枚

一、序 言

I. 有關饕餮問題的原始資料見於漢魏以前較早古文獻的，僅有下列四項：

(1) 左傳文公十八年：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而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左傳文公十八年）

(2) 呂氏春秋恃君覽：

非濱之東……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少，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呂氏春秋恃君覽）

(3) 神異經西南荒經：（龍威秘書漢魏叢書本？）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大漢和字典饕餮條引文略異。惡字下云“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強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

(4) 呂氏春秋先識覽：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II. 首條左傳所載應是戰國時代有關唐虞之際古帝鴻氏等四人的不才子渾敦、檮杌、窮奇、饕餮四人及其後裔四凶族的一項古老傳說。傳說內容要為四不才子及後裔凶惡貪奢之性行的描述；既少傳奇色彩，更非神話。如果非全屬虛誕，則多少或隱示着一些如下的史實，即：唐虞之際（或可能較晚或更早），曾有某些强悍民族與唐虞民族互爭雄長，但後者終獲勝利，而將前者逐至荒遠之地。饕餮等四凶族或即這類强悍民族。

次條恃君覽的記載可說是戰國末季有關當時或是更早分佈於中國四裔民族的一項民族誌。這項記載不僅說明在四裔民族中確實存在兩個類乎傳說上唐虞四凶族的强悍族羣，與其中二凶族同稱而名為饕餮和窮奇，同時告訴我們這兩族羣的地望，即與另外須窺、叔逆、僂耳等族同處於“雁門之北，鷹隼所驚”之地。

第三條神異經的記載一如左傳和恃君覽，指出饕餮為貴少壯而欺老弱的凶悍民族，而且描述了他們具有“身多毛”的體質特徵。但與恃君覽不同的，即該族所在地望在“西南荒”的“西南方”。此外，神異經一書雖傳為漢東方朔撰，但或為晉或唐人所依託⁽¹⁾。因此，果此書非全出杜撰，而保有若干較早材料，則這一饕餮民族應至遲或存在漢魏之際，且可能即恃君覽所載的饕餮民族。

第四條先識覽所稱饕餮類為周鼎的一種藝術飾紋之稱，而鏤刻這種飾紋的目的則似乎在為暴惡者之戒——“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害人反以害己；“以言報更也”。雖然這種“有首無身”的飾紋究為何種飾紋？據著者的分析，却難以確論⁽²⁾。

III 此外，淮南子兵略篇和神異經西荒經也載有關“饕餮”一詞的下列兩條材料：

貪味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平強暴……兵之所由來遠矣。（淮南子）

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胷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恣逸無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謂三苗，書云“竄三苗於三危”。（神異經）

(1) 民國二十一年黃雲眉著古今偽書考補證，p. 217，云：“其偽在隋以前……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著者曾疑其為唐人依託。見註(2)拙著。

(2) 中國民族學通訊，No. 5，“釋饕餮紋與饕餮”，pp. 1-13。

但淮南子所謂“饕餮”果非指左傳饕餮凶族而言，則與神異經顯均援引左傳傳說，用爲喻言凶殘人性的形容詞，而非族羣的專稱。尤其神異經下文附注僅引春秋以證苗民或即三苗，而不引左傳饕餮傳說，足證前儒也不以爲神異經即謂苗民爲饕餮⁽¹⁾。又宋儒考古圖錄及現代中外學者有關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研究論著上幾普見有討論見於殷周銅器上的一類形態詭異而變化多端的所謂“饕餮”紋——一類大抵由左右兩側立獸形以頭端對合而成爲類似獸面形的飾紋(a composite animal-mask-like motif composed of two confronting zoomorphs in profile)⁽²⁾。但這類飾紋既與先識覽饕餮紋不類，其命名係源於宋儒莫須有的附會，且迄今學者異說紛紜——既不詳其究爲何種飾紋，因也無以命名之；“饕餮”紋云云於今只是因襲舊慣的一種權宜之稱。雖然，却以此而影響古文獻上饕餮之稱也產生了許多誤解。凡此，友人高去尋教授於三十餘年前即已有所辨正⁽³⁾，而著者於近期也曾撰文加以補充⁽⁴⁾，既與本文饕餮民族無關，因也不予贅論。

總之，就較早古文獻所見幾項原始材料而言，古所謂饕餮要爲族羣的專稱，而間兼爲周鼎所見一種藝術飾紋之稱。事實如此，不容置疑。

IV. 然則左傳的饕餮凶族與恃君覽雁門之北及神異經“西南荒”的强悍饕餮民族是否即爲同一族羣？如既屬同稱而應屬同一族羣，則其間應有何關聯？此類凶悍民族可能屬何種系？或屬某種古所謂的“戎、狄、蠻、夷”？尤其“雁門之北鷹隼所鶩”之地的饕餮民族的種系及地望可否做更進一步的探索？凡此似尙甚少爲過去學者加以討論，因也就成爲本文試擬加考究的一些問題。至如先識覽饕餮紋與饕餮民族命名的由

(1) 前儒或據神異經此條以證苗民即饕餮，自屬誤解。實則西荒苗民究否即西極三危的三苗？而二者又究否即今黔湘川各省苗民？也都難以確論。

(2) See 1929, M.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p. 70-76; 1942, C. A. S. Williams, *Outlines of Chinese Symbolism and Art Motives*, p. 70; 1942, F. Waterbury, *Early Chinese Symbols and Literature: Vestiges and Speculations*, pp. 1-3; 1951, D. Cart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a Art*, pp. 30-32; 1958, H. Frankfort,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 pp. 208-213; 1958, W. Willetts, *Chinese Art*, Vol. I, pp. 160-162, 286-289; 1963, P. Swann, *Art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pp. 22-23; 1964, M. Medley, *A Handbook of Chinese Art for Collection and Students*, pp. 36-38; 1937, B.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in *B.M.F.E.A.*, no. 9, pp. 1-117; etc.

(3) 民國二十三年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第一冊“殷商銅器探討”。

(4) 見註(2)。

來，因既非本文主題，且勢難加以確證，則僅於必要時試加解說，以供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實際上，本文所論也要在提出問題，提出可能的一些線索；問題的解決，則或仍有待於方家。抽暇成文，難免疏誤，幸希讀者指正為感。

二、雁門之北的饜飧民族

I. 在有關饜飧民族的三項原始資料中，無疑的應以呂氏春秋恃君覽所載最為可靠且最為重要。因為首先這部書的作者和年代都沒有問題；戰國晚期，呂不韋和他的門下客撰的。其中的記載或據更早材料，或據門客的傳聞或目見，如非意圖造偽，則大體應真實可信，且不晚於戰國。其次，這項記載應是當時的一種“四裔民族誌略”，而非如左傳的屬於傳說。第三，這項記載非僅與左傳、神異經相合，同稱饜飧為强悍民族，且明白指出該族居處“雁門之北、鷹隼所鶩”的地望與同處的其他一些隣族，而非如神異經僅泛言其為“西南方”人。因此，著者便選定恃君覽的饜飧民族做為核心的論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這項材料內似乎提供了一條線索，一個“鑰扭”(key point)，可以使我們試以求解主題——至少是“雁門之北”饜飧民族進一步的地望，從而溯論其種系。否則的話，饜飧民族的問題便無論如何都討論不下去的。

就呂覽的記載，饜飧、窮奇之地、須窺之國、叔逆之所、儋耳之居都是“雁門之北鷹隼所鶩”之區的塞外民族，該是無疑的。據此而論，如果我們推測這些族羣或屬周秦之際的戎狄、或秦漢以來的匈奴、鮮卑之屬，則雖不中，應亦不遠。但果無其他線索，問題也仍即止於此。

II. 幸堪告慰的，就是同地區的幾個族羣中，有一個族羣，即儋耳，提供了另一線索，可進一步使我們追溯它的確切地望，從而決定饜飧凶族的更進一步的可能地望。當然這只是一項主觀的前設假定，而事實上同屬塞外的民族而所居相差千萬里，也非不可能。但正如我們無法否定兩族或為近隣一樣，既無法確證兩者必不在一處，則試先以此為線索，也顯然是無妨，或甚至是必須的。

提到儋耳，不免會使人想到秦漢以來南海的珠崖，從而想到呂覽雁門之北儋耳云云應是誤記。果然如此，則結果正如雁門之北一樣，也僅能泛言儋耳地在南方，或即神異經饜飧所在的“西南荒”，而勢不能做進一步的考訂。但事實並非如此，因試就

下列先秦及漢際各書所載而言：

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呂氏春秋任數。高註儋耳云“北極之國”。）

昔者黃帝治天下……諸北儋耳之國，莫不敢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虛戲之道也。凡海外三十六國……自東北至西北方……夸父、耽耳在東北。（淮南子時則及地形篇）足證古所謂儋耳（或耽耳）顯有南海與北地之別，且秦漢之際所謂儋耳顯要指北地，而非南方。北地儋耳非僅為傳說上曾獻其貢職於黃帝的古國，且為海外（西域）諸國之一。因此，特君覽稱雁門之北的儋耳之居，應非誤書，自不能誤為即珠崖儋耳；雖則同在“海外”，而不在“中國”。

Ⅲ. 然則此雁門之北“海外”之國的儋耳又究在何處？試更就下列史料以察究：

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生修軻。修軻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苗。有儋耳之國，任姓，禹號之子，食穀北海之渚中。（山海經大荒北經。郭註儋耳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兩肩上。朱崖儋耳鑲畫其耳，亦以放之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同上）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之北。（同上，海內西經。郭註云“竹書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

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爰有（山）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翔斂于曠原……收皮棧物……載羽百車。（穆天子傳。郭註云“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灑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子之山三千四百里……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崑崙之丘七百里……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同上。郭註云“山海經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

我們應可得到下列的一些進一步的了解：

(1) 儋耳所居“雁門之北、鷹隼所驚”之地應位於“北荒”、“北海”，也即“羣

鳥”或“碩鳥所生及所解羽”的“曠原、大澤”之野，其地東距宗周一萬四千里，故高誘註僂耳云“北極之國”。雖然，實際上却在“中國”的西北。

(2) 僂耳既在西北海外，故僂耳之子的牛黎之國也在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據此，僂耳所居也應位黑水近區。

(3) 曠原大澤應近於“流沙”，西王母之邦與崑崙之丘。

(4) 與僂耳同處“北海”的“毛民”之國或即神異經“身多毛”的饕餮，也即雁門之北與僂耳同處的饕餮民族。而神異經載饕餮於“西南荒”應或是“西北荒”或“西荒”之誤。(原文僅隔一行即為西荒經)

姑撇開“北海”毛民之國究否即為身多毛的饕餮民族不論，至此我們無疑地找出僂耳的進一步的地望，甚至是確切東距宗周的里程。如果恃君覽須窺、饕餮、窮奇、叔逆與僂耳諸族的敘列是依其距宗周的遠近為準，則饕餮、窮奇凶族之地果不位於僂耳的更西北，則應在其較東之所。因此，如果我們說雁門之北的饕餮和窮奇凶族與須窺和僂耳諸國都可能是分佈在“北海”即曠原大澤碩鳥解羽之野的一些强悍族羣，而這些族羣或很早就曾與“中國”民族接觸，甚或獻其貢職，就各書文證而論，該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IV. 但我們的論題還不就此結束，因為問題現涉及到一萬四千里的行程與黑水、流沙、西王母之邦、崑崙之丘各地。我們仍需對這些地區加以考查，究其是否與這一行程相合，以便對於我們的主題僂耳、饕餮的地望再做更進一步的求解。

按，據下列各書所載：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禹貢。史記集解引馬融云“三危，西裔也”。)

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呂覽為欲)

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淮南時則篇)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名曰西王母。(山海經大荒西經)

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同上，海內西經)

九州之外，乃有八殫……西北方曰大夏……八殫之外，而有八紘……西方曰金邱，曰沃野……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西王母

在流沙之濱。(淮南地形篇)

我們應可試做下列的推論：

- (1) 大夏在九州之外，八殞西北。崑崙之丘與西王母之邦更遠在大夏之西，八紘之外八極的西北。無論“九州”究否意指中國境內九州抑為境內外兼括的大九州，崑崙之丘、西王母之邦與大夏應都不在中國域內。
- (2) 崑崙之丘與西王母之邦均應近流沙、西海之南、黑水與赤水之間，而地近三危，即西方之極。
- (3) 儋耳所居的大澤廣原之野既在西北海外，黑水、崑崙之丘與西王母之邦附近，則凡此諸地均應在大夏更西，而東距宗周一萬四千里。

然則此距宗周一萬四千里而在大夏西的上述諸地又究係指何地？請更試就下列略晚的史記與漢書的史料，加以推測：

大宛……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大宛列傳)
康居在大宛西可二千里(漢書西域列傳云“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同上。西域列傳同。)

大月氏在大宛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同上)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臨媯水……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同上)
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同上)

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西域列傳)

[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魏略西域列傳)]

[西有大夏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同上)]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一萬五千里而贏。(新唐書波斯傳)]

據此，我們應可得到如下的了解和推證：

- (1) 大宛 (Farghana)、大夏 (Bactria) 位于闐 (Khotan) 之西，媯水 (即烏澗水 R. Oxus) 流域。更西則為大月氏，距長安約一萬二千里。
- (2) 大月氏西北，安息之北，為康居、奄蔡 (Aorsi)，臨大澤或即北海。

- (3) 安息 (Parthia) 在大月氏西，臨西海，距長安約一萬五千里。
- (4) 安息之西爲條支，臨西海，有弱水、西王母。
- (5) 儋耳既距宗周一萬四千里，位大夏西的北海廣原大澤，則其地顯應近安息，尤或即是奄蔡所臨“蓋北海云”的無崖大澤之野。
- (6) 西王母之邦與崑崙之丘位西海之南，黑水之前，赤水之後，流沙之濱；其地顯應在安息、條支的近區。

顯然的，我們先後依據兩組材料的分析是恰相吻合的，而且參照後文所附地圖，可肯定地推證：儋耳之居應位於吉爾吉斯即歐亞大草原地帶 (Kirgiz or Eurasian Steppe)，縱不在其極西，也應在其中東部。尤其所謂“大澤、曠原、北海”，果不認爲即裏海 (Caspian Sea) 也至少應即鹹海 (Aral Sea)。至於所謂“西海”，其爲裏海，殆無可疑。而“黑水之前，赤水之後，流沙之濱”的西王母之邦與崑崙之丘果不解爲黑海之前，紅海之後，阿拉伯半島沙漠右側的兩河流域 (達過水即 Tigris R.)，則顯然沒有另外更適合的地方了。此外，就上引文所見，大宛列傳稱條支有大鳥，其卵如甕。後漢書西域列傳也稱條支產“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這不但使我們又想到儋耳所居正是“碩鳥解羽、鷹隼所驚”之地，同時也想到山海經與呂氏春秋本位篇下列有關“沃野”的記載：

流沙之西，月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本位)

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大荒西經)

而上文所引淮南地形篇也云八紘之“西方曰金邱，曰沃野”。凡此，不禁使我們推想所謂“沃之國”、“沃之野”應極可能即指安息、條支之地，也即所謂“新月沃野” (Fertile Crescent) 一帶地區。而水經注解流沙云“形如月生五日”一語，則尤堪玩味。

V. 儋耳地望的研究，就所涉及的地區而言，無疑就是西域古地理研究的一部份。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十九世紀以來，經東西方學者如沙畹 (E. Chavannes)、伯希和 (P. Pelliot)、費瑯 (G. Ferrand)、夏德 (F. Hirth)、桑原隲藏、白鳥庫吉、藤田豐八及其他許多漢學家的開拓和耕耘，已有相當輝煌的收穫。就著者所知，諸家雖似甚少論及儋耳和饕餮問題 (要由於對饕餮一詞的誤解與對饕餮紋的混淆不分)，惟若干考證則與著者上文所論頗相符合。茲姑就藤田豐八有關月氏、條支的考證，轉錄數節于下，

以爲著者上文所論的參考：

依史漢本文所傳而推察之，月氏曾一時蔓延至東方，幾及今之涼州。惟其西移（至伊犁 ca. 174-160 B.C.）前之故地却以敦煌爲根據地，似及天山。至於烏孫，則居敦煌之一部。惟在其西移（ca. 160 B.C.）前，似居天山東北側。（月氏故地與其西移年代 p. 78）

Richthoffen 氏以西史之 Tokhâra (Tokhâr) 爲卽 Ptolemaeus 之 Thogura (Thogara, Thogar)……余輩以爲此 Thogura 豈非卽敦煌？……視敦煌爲 Thogar 卽 Tokhâr 時，對於 Strabon 及 T. Pompeius 所傳之 Asü 與 Tokhâra 間之關係，略得解釋。據 Strabon 之記載，攻奪希臘人所建大夏國 (Baktriana) 之塞提克民族 (Scythia)，其名爲 Asü、Pasiâni、Tokhari 及 Sakarauli……據 Lassen 氏之說……蓋 Sakarauli 卽 Sacaransae，而 Tochara 卽 Asü 與 Pasiâni 也。其中 Sakarauli 當卽 Saka，而 Pasiâni 當卽 Aspasioi，縱不然，也必是 Saka 族或近於 Saka 之民族也。余輩若認此爲宋雲之波斯，魏書之波知，Ibn Batuta 等之 Paschai 時，則攻取大夏之塞克提民族可定爲 Saka 與 Tokhard 二者……據史漢兩書，首先塞種由伊犁爲月氏所逐，而取大夏。其次，月氏被逐，爰取其他。其間所經極短，謂爲同時，亦無不可。（同上，pp. 90-92）

視 Tokhara 爲月氏，Asü 爲允姓之戎，卽烏孫是也……況 Pompeius 以 Asü 書作 Asiâni, Asian 之音在允姓、烏孫上俱頗類似……要之，烏孫、月氏與塞種間關係極爲錯綜。（同上，p. 93）

如上述之明證，嚙噠之爲月氏，絕無疑義。是以余輩依從前輩 St. Martin 氏等之說，嚙噠、嗽噠、嚙噠、挹怛不外卽月氏之異譯耳。魏書上，大月氏與嚙噠並傳，也猶小月氏與乾陁國之並傳同……氏之漢音爲氏，據史記匈奴傳之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而得知之。……亦可供月氏爲突厥種之一證焉。（同上，98-99頁）⁽¹⁾

著者雖引此文，非認其完全正確無誤，而僅在藉此多少說明紀元前一六〇年以後月

(1) 民國五十二年商務版楊鍊譯西北古地理，pp. 59-99。

氏、烏孫與塞種分佈之地、種系及古所謂瓜州允姓之戎的問題；據此以推證僂耳所居地望里程，並以助其可能種系的了解。史記成書當在 B.C. 160年以後，其時月氏已西移，故可據大宛列傳所載各國里程以證一萬四千里僂耳所居北海大澤之地。雖然，僂耳居於北海時，月氏和烏孫、塞種却可能在伊犁、瓜州一帶，或者由於都屬游牧民族而仍同在更西方，也未可知。

又藤田氏條支考（同上。楊譯西北古地理研究，pp. 100-133）云：

在漢時，已知由烏弋山離（位安息東南，罽賓 Kabul 西南）西行百餘日即至條支……已為略無疑義之事實。（p. 102）

據魏略所傳……言條支為號“安息西界”，然則條支應於安息境內尋求之。（p.107）

關於條支之考證，在古來西洋學者間有種種之說。但其中最有力者，僅 De Guignes 氏之 Perse 說及 Hirth 氏之 Hira 說而已。De Guignes 氏曰：

“安息之西有條支國。其所在恰與 Perse 相當。所謂國臨西海者，無疑即指波斯灣而言。又謂地多稻田，且出大鳥卵。”（Histoire des Huns, Vol. 2, p. 51, note）條支為波斯……即中國學者亦持此說。例如魏書西域傳波斯國條下，已明言曰“古條支國也”。惟中國學者所指波斯乃統一之波斯，非謂其一部之 Persis 也。觀魏書亦曰“都縮利（Seleucia）城”，並言“河（即 Tigris）經其城中，南流”。（p. 108）

其次，如 Hirth……考證甚精細，故風靡於學界，幾成定說。今試紹介其說之大要於左：

“具備關聯條支而為中國史籍所記載之二條件，即位於安息之極西界且同時以臨西海地方，求於安息帝國者，獨一 Chaldae 耳。實際上，裏海與印度洋俱得稱為西海，惟裏海不得謂為居臨條支之西海。何以故？在班超之際，安息之國境遠踰裏海，而向西伸展，且其航行四萬里，不得以一萬里之行程計算之……地中海於西紀九七年時，則全在問題之外。（p. 109）

“由 Hira 至灣頭之水路，比之現今，由 Ktesiphon（斯賓）至 Tigris 河口之水路，約近六百 Stadia。倘果如 Strabo 所言，Euphrates（與 Tigris）河別有河口，或者 Pallacopus 運河更可為 Chaldae 湖直達 Persia 灣之

捷徑。(p. 110, China and Roman Orient)

Hirth 氏研究于羅原音於 Hira，但條支之原音在此等地方竟不可得。有時雖得謂爲 Chaldaea，然原非條支之對音也。(p. 114)

夫烏弋山離既決定爲 Gud-i-zorah 之對音時，則由此西行百餘日而至之條支，究係指何處？自吉爾曼 (Kirman-Carmania) 西行至 Susa，若由此西北行，則亦能抵 Tigris、Euphrates 下流的 Chaldæa。但其順路，最近於波斯灣者則爲 Persis 海岸……余輩以之擬作 Strabo、Ptolemy 之 Taòkê。……據 Arrian，似爲 Granis 河口之港名……惟至 Seleucidæa (或 Seleucus) 王朝時，國家之中心頗與其他異樣，故此等地方之海口遂爲 Euphrates 河口所凌駕矣。(pp. 119-125)

在這裏，我們看到豐田、德基納、夏德諸家有關條支與兩河流域之“波斯”、Hira、及 Taòkê、西海與裏海或印度洋、Perse 稻田與大鳥卵等問題的討論。諸家細微考證雖不盡同，但大致地望則無出入，而且與著者上文所論顯然多可互爲參證。雖然，就“西海”之南的崑崙之丘而言，著者却不同意德基納和夏德認“西海”即印度洋、波斯灣的說法；尤其夏德既明言“西海”得爲裏海，却竟以安息國境遙遠逾裏海而摒棄這一解釋，理由殊不見充足。實際上，如認“西海”爲波斯灣，則其“南”之崑崙之丘勢將成爲阿拉伯海中島嶼了！

VI. 談到崑崙之丘與西王母之邦，這原是頗爲複雜的一項問題；既涉及古代中西交通地理，也涉及着天然地形與人工建築；事涉封禪與明堂之制，也關係着中西宗教神話和史實。對於這些，中西學者曾久已紛予討論，著者於此不擬多所引述，僅須指出的即地理上的崑崙之丘，法儒伯希和曾認其地應在中亞⁽¹⁾。蘇慧廉(W.E. Soothill) 謂史記封禪書所稱崑崙爲通天臺之類的高層建築⁽²⁾。沙畹認封禪爲高山崇拜信仰的表現⁽³⁾。而伽狄契(H. G. Quartitch) 闡釋沙畹說，更認爲封禪與明堂之制似源於兩河

(1) 引見馮承鈞譯 G. Ferrand 著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者引伯氏文。又馮譯伯氏交廣印度兩道考一文也論及崑崙，惟無“山在中亞”語，不悉是否脫落。

(2) 1952, The Hall of Light, pp. 111-123.

(3) 1910, "Le T'ai cha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ol. 21, with "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e" as an appendix.

流域的高山崇拜因此而建造的“山”或“山之室”(Mountain or House of Mountain)，也即“積骨塔”(Ziggurat or Babel Tower)⁽¹⁾。尤其近十數年內，蘇雪林和凌純聲兩教授先後發表了崑崙之謎 (1956)⁽²⁾，中國的封禪與西河流域的昆侖文化 (凌1965) 與昆侖丘與西王母 (凌1966) 諸文⁽³⁾，詳細地討論了崑崙、封禪的意義及其與兩河流域大山崇拜和“積骨塔”建築的關係。茲試節錄蘇、凌兩先生論見，以爲著者上文的參考和比較。

蘇先生指出古巴倫“有一仙山曰 Khursag Kurkura，其義猶云‘大地唯一之山’，或曰‘世界之山’，爲諸神聚居之處……巴比倫若干廟宇與七星壇之建築，皆此山之縮型。而中國之崑崙、希臘之奧林匹司、印度之蘇迷盧、天方之天園，亦爲此山之翻版。”又云“西洋巴比倫專家考其名曰 Zikkurat，其音近 Kausuna 或 Kurkura，亦即爲崑崙。”

凌先生在昆侖丘與西王母一文內說：

“現在我們試考大荒西經昆侖之丘地望。上錄‘西海之南’，張華博物志志水云：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昆侖，高萬丈，方八百里。

中國古書之所謂西海可指裏海，亦可指地中海。張騫未到大秦。又在‘流沙之濱’可能係指兩河流域，且在‘赤水之後，黑水之前’，‘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據蘇雪林氏的考證，西亞的赤水爲約旦河，黑水爲阿拉斯河，弱水乃幼發拉底河。大荒西經‘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蘇氏曾說……‘是以昆侖一詞不惟指山而已，亦可以指兩河流域之帝都焉。’我們可以假設博物志的‘西海之濱有小昆侖’，即蘇氏所謂兩河流域帝都的 Zikkurat，爲昆侖大山的縮型。”

蘇、凌兩先生所論雖與著者上文的推證不盡相合，但大體上說則顯然無異。此外，著者近期也曾撰文，依據甲骨與金文的“京”字與秦漢文獻上有關“京、丘、曲、阿、阜、陵”諸字的記載和註解，試證殷周時代的“京”應即崑崙，也即 Ziggurat 之類的高層建築的形字⁽⁴⁾。

(1) 1953, "China", The Mountain of God, chapter 2, pp. 32-55.

(2) 民國四十五年，屈賦新探叢編之一，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3) 民國五十四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No. 19, pp. 1-51; 五十五年月刊, No. 22, pp. 215-252.

(4) 民國五十六年，“論殷周時代高層建築之京、崑崙與西亞之 Ziggurat”，大陸雜誌 Vol. 34, Nos. 5-6.

顯然的，中西學者在問題細節的解釋上儘有不同，但中國古所謂“崑崙之丘”兼指中亞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之類的高層建築及其發祥地，在目前似已蔚為一致的見解。其實這一見解即在清儒論著也已見端倪。如郝懿行爾雅義疏據爾雅、竹書紀年、淮南子及漢書西域列傳諸書的記載，即論稱：“是西王母乃西海荒遠之國”，“政教所不加”。這當然不是中國境內教化所及的邦國了。（辭源解西王母為西戎，解西海或即地中海。）

VII. 西王母既為西海荒遠之國，因此如解黑水為今中國東北的黑龍江，則顯然可笑。雖然事實上據著者所知，現在流行的辭典上即或解北海為俄屬貝加爾湖；解黑水為內蒙、寧夏、或怒江上游等地河流；而“流沙”於古籍上也確非僅限一地。故王鳴盛尚書後案曾辯稱：

近人謂流沙在嘉峪關外，遂於晉魏隋唐諸史遍徵西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乎？且王制“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澤耳。加以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之流沙，則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

但凡此縱非均屬考證未詳的誤說，也顯不足以此動搖著者上文各節的考論。尤其王鳴盛氏所云“距西河且萬里”的流沙固不啻為著者上文所證流沙增一註解，雖然他的整個議論却全屬似是而非。禹貢一文，絕非如王氏所想，僅屬專論華夏而不涉及異域的地理古籍；這是無煩辯解的。而流沙，如王氏所知，既非限於一地，則焉知弱水所入者即是王制所稱的流沙？弱水究何所指，或亦非王氏可以證知。至如漢志所載也僅謂居延澤於某一時期曾為流沙之地，而非謂凡古籍所稱流沙即必為居延澤。且凡此均姑可不論，如王氏所見，果禹貢所載僅限於華夏九州之地，則位處八紘之外而在八極中的崑崙、流沙、黑水、西海、北海等地顯均在華夏九州境外，與禹貢無涉，也事屬顯然。

總之，我們說“儋耳和饗饗、窮奇諸族，至遲在晚周迄秦漢之際，或曾分佈於裏海以東的吉爾吉斯的草原大澤之野”，應該是一種合理的推論。

VIII 然則儋耳、饗饗和窮奇容為何種族羣？首先，讓我們試就下列文獻，了解一下這幾個族羣分佈區的“北荒”、“西荒”、和“西北海外”究更有那些我們熟悉的族羣：

崑崙墟北……有天封國……曰犬戎國。（山海經海內北經）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犬戎……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下有毛。(同上，大荒北經)

西北海之外……有北狄之國。(同上，大荒西經。淮南原道高註北狄云“鮮卑”。)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蘇、月支之屬。(同上，海內北經。按此流沙或指新疆境內戈壁。)

匈奴、開題之國，列人之國在西北。(海內南經(?)。按，下文緊接海內西經文。)

(匈奴)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遂耗衰……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漢書匈奴列傳)

丁令國在康居北……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至身頭人也，膝下生毛……勇敢健戰也。(魏略西戎列傳。伯希和箋註云“按丁令原爲一種。此種區別頗牽強也。”)

是證儋耳、饕餮所居要即大夏、月支、犬戎、匈奴、北狄諸族，也即伊朗或突厥種系族羣盤踞之地。實際上，降及今日，這一地區也要非黃種蒙古和黑人種系分佈之所。而素認“北海丁靈”應即貝加爾湖區族類的說法，於此證之，也顯非確論。因其地縱不在裏海，也應在鹹海附近。如解爲位巴勒喀什湖，也不甚妥，因其地在烏孫之西，康居之北。

因此，就族羣種系而言，我們果不以爲儋耳、饕餮應屬大夏、月支一類的西域民族，也不認爲西域民族即所謂西戎，則儋耳、饕餮凶族或即西戎、匈奴、北狄之屬。實際上，據下列文獻證之：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史記匈奴列傳)

居於北蠻……無文書……急則人習戰攻……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者弱。(同上，又漢書同)

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史記三王世家。索隱云“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多虐老也。”)

雁門之北，狄不食穀。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不人馳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淮南原道)